

經義考

冊九

卷之三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八

黃氏乾行禮記日錄

四十九卷一本三十卷

存

乾行自序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至爲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義如學記是也或釋古禮之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

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雖考其言辭間出附會詳其意義時自牴牾然聖賢餘緒賴以不墜脩己治人之方藉以有傳學者能取其純而去其謬得其大意而忘其小疵則全書所載皆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矩矣乾行用是取凡經史諸儒議論之有及於記者采緝而載編之其或義理未安不敢妄爲之說參互考訂爲書凡若干萬言以俟就正四方有道之士雖未敢謂於先王制作精微之義有所發明然竊慕乎先儒考究之心而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庶幾其免於記誦詞章之陋以不負聖朝建學明經之意云

黃虞稷曰乾行字玉巖福寧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四川重慶知府讀小戴記有所得則錄其端故曰曰錄初僅三十三卷此更定本也

陳氏褒禮記正蒙

未見

薛應旂序曰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目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之門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儀或錄變禮所由編而錄之以爲

記故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御史陳公某自爲諸生時卽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旣出按江右乃命某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

徐階序略曰侍御騶山陳先生刻禮記正蒙成階讀而歎曰嗚呼先王沒而三物之教廢士能通經卽衆以爲賢而舍實獵華誦言忘味其有得於聖人之道蓋淺降及近世於聖人之書且猶不能盡讀拘拘焉各專其經以自安於蔽陋而又溺於偷惰之習惑於玄虛之論併其所謂專經者亦復不能究知其旨蓋凡三變而去盛世之學益遠矣是書析義精引類詳祛羣疑而一折衷之以聖人之論自昔言禮未有能先之者乃其志則欲學者通其辭因以踐其實舉凡修己治人範世軌物之具口誦而身體之達之五經皆然將以使聖人之德行文章炳然見於世也先生之謀道於是乎勤矣是書初名淺說後乃更正蒙

何氏維柏禮經辨

未見

吳氏性讀禮備忘

二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性字定甫宜興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

寶司丞

陳氏言禮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昔仲晦朱氏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編類之幼清吳氏比類詮次猶或惜其紊亂前人禮之難言如此余何人哉敢以言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緣戴記以覈禮經僭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二戴之純駁不敢妄爲紛更惟經自爲經記自爲記而於陳氏所註有可紛繫者有可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博采於鄭孔旁研曲證救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創曰禮疑他日就緒不妨爲陳氏一忠臣已爾

濮陽氏來禮記貞義

佚

李鎧曰濮陽涑字致樂廣德州人嘉靖丁酉舉人官南昌府通判

聞人氏德潤禮記要旨補

十六卷

存

呂本序曰余友聞人越望氏舉進士列銜翰林居禁近竟以遭讒
構外補越望氏於學無所不闕而尤邃於三禮余在京師每過之
則見其鍵關下帷以著述爲事以經術自任不與俗相爲依阿越
望氏歿而所著禮記要旨出爲四方學者繕寫傳誦吳子昆泉學
於越望氏爲入室弟子慮師說之久而訛也乃命工以廣其傳因
識其端萬曆丙子十月

李鎧曰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

汪氏鎧禮記資記

十八卷

未見

李鄴嗣曰汪公鎧字振宗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諭
德歷祭酒陞南京工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閻氏繩芳禮經通旨

佚

祁縣志閣繩芳字世武嘉靖丁未進士

丘氏櫟禮記摘訓

十卷

存

劉應節志墓曰公諱櫟字懋實別號月林壽光人嘉靖庚戌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簡肅所著四書禮記摘訓皆精絕足以翼經而傳後

陸元輔曰其書本爲帖括而作有金學會劉應節兩序

徐氏師曾禮記集注

三十卷

存

師曾自序曰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似矣然儀禮爲周禮而作則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獨傳儀禮也顧其間或出後儒之附會不免有倍戾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刊其謬由此書以達二禮豁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注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舛譌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爲世所宗厥功

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量稍爲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注使讀者通暢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少助也

黃虞稷曰徐氏集注刪改陳澧集說而參以自得多所發明
戈氏九疇禮記要旨

十六卷

存

李鎧曰雨泉戈氏九疇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文纘禮記庭說

未見

黃虞稷曰文纘南安人嘉靖辛酉舉人官岷府長史

李氏天植王氏圻古氏之賢禮記哀言

十六卷

存

鄭珣曰天植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圻上海人之賢梁山人俱嘉靖乙丑進士三君同官於楚又聘教諭廖自伸等諸生葉維禎等合輯此書然第爲舉子場屋揣摩計其於經義初無大發明也

黃氏洪憲讀禮日抄

未見

章氏潢禮記劄言

未見

姚氏舜牧禮記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禮記自大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皆出於聖賢之口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似不可不一爲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詳聲容音律之奧具載於斯又未可遽爲刪定也訓詁之功烏可已哉鄧陽陳氏澣集衆說以開羣蒙其綜覈之勤亦既勞矣乃所裒集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向讀是書有疑思問而尙未悉也加以數年搜求考正凡出聖賢之口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於諸儒之記述爲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爲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謬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爲刪之正之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樂二書昭然爲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云

馮氏子咸讀禮抄

未見

李激中曰子咸字受甫臨朐人萬曆癸酉舉人再試不第退隱冶原之上自號本軒卒友人私諡曰貞靜先生

馬氏翰如禮記中說

未見

黃虞稷曰翰如字抒之陳留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山西按察副使

汪氏應蛟禮略

未見

鄒氏元標禮記正義

六卷

未見

沈氏一中禮記課兒述注

十八卷

存

黃居中序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獻自孔安國今存者四十九篇耳

或云禮雜而多端儀禮經而禮記傳也故記而不經然諸儒述經並易書詩春秋而五加周禮而六加孝經而七或去孝經加儀禮語孟而九或合孝經四子加爾雅而十三皆後人意爲詮次非尼父初旨也注禮者漢有鄭玄梁有皇侃北齊有熊安生今鄭注雖傳不列於學官朝家用以程士者則主陳可大氏說而語多牽合踳駁不倫讀者病焉近代學禮諸家惟黃氏日錄丘氏摘訓姚氏疑問能破拘攣而伸其臆解然黃所詳者禮數或疵其博而寡要丘姚逞無師之智謬誤亦不少若夫集注則松陵徐氏永嘉張氏補注則雲間王氏刪注則江都閻氏纂注則丹陽湯氏或衷舊聞或添新得而擇不精語不詳瑕瑜相參得失半焉固未有如沈大若先生之述注言約而義該意盡而文核有漢人之訓詁無其支有宋人之理解無其鑿懸之國門頒諸學官誰曰不可

陸元輔曰一中鄞縣人大學士一貫從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

徐氏即登禮記說

二卷

未見

王氏荳禮記纂注

四卷

存

王治皞曰荳字少廣慈谿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

編修

郝氏敬禮記通解

二十二卷

存

方氏大鎮禮說

未見

楊氏維相禮記管見

未見

余氏心純禮經搜義

二十八卷

存

黃洪憲序曰予在講幄時上命徹貞觀政要而講禮經因與二三學士訂諸家說譌次講義而訓詁浩繁紛拏難決獨近世姑蘇徐

伯魯氏集注字訓句釋博洽而精核說者謂其可列學官肄太常也逮予請告歸里楚黃蔡明余公來宰武塘得閱其所謂禮經搜義大都爲制舉作故不屑屑於字訓句釋諸篇有缺而不錄者有略而不盡錄者至於郊社宗廟以和神人朝覲聘問射燕享以善交際慎終追遠以伸孝敬宮室車騎玉帛冠裳鼎爵以別器用選俊造進以興賢能庠序膠學以育英才絃誦羽籥以修齒胄先王之制所爲取法乎天地觀變於陰陽效順於四時五行秩敘乎三綱五常者靡不揭其要而明其義大概伯魯之集注詳於訓故故浩沔而不爲繁公之搜義主於會要故檢括而不爲略均之有功於禮經者也

顧湄曰心純字葵明黃岡人萬曆壬辰進士授懷寧知縣再補嘉善知縣卒

曹氏學佺禮記明訓

二十七卷

未見

靳氏必中禮記翼宗錄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於中字習魯尉氏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徐氏鑒禮經內解

未見

黃虞稷曰豐城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太僕寺卿

劉氏宗周禮經考次

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存

宗周自序曰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闕尤甚周禮儀禮古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真贋混雜種種錯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學官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戴而不錄亦非通論也夏小正丹書蔚然彝鼎實三禮之冠冕曾子十篇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端在於斯概而與諸篇同擲可惜也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表章周禮爲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葺儀禮欲以戴記爲之傳而合之以通行於世顧猶苦於二書

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於一需至晚年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疑於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輯爲三禮考注及禮經纂言等書其在二禮較朱子頗爲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至所謂纂言者割裂尤甚卒無補於朱子之萬一禮家遂爲千古疑案矣宗周蚤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至戴記輒不能章句因而有慨於朱子之說妄事編摩旋亦罷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卜學諸記合之大學爲學較全書而所遺於戴記者已少駢枝之物矣顧欲遂進而傳儀禮亦弗可得也今年夏抱疴家園會門人餘杭鮑濱以讀禮之暇顧余問學偶出通解考注等書以質異同而余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二戴與濱重加考訂往復數四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蓋先王之禮至周大備矣而猶必折衷於孔子而後定故其居恆與門弟子雅言一則曰吾從周一則曰子善殷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至他日以告之顏子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孔子門牆豈斤斤爲儀禮作注脚乎惜也微言

大義薄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託孔子以見瑕至或淪而爲黃老降而爲雜霸而雅言之教竟不傳於後世矣幸而有家語一書頗存原委以參戴氏之說真如珠玉之混泥沙而文繡錯之以麻枲敗絮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正集一十四卷卷若干篇分集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爲正經而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於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昔也戴氏一家書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僭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急於本而緩於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遠者大者是故可以範圍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我夫子其孰與於斯嗚呼至哉宗周愧於前人無能爲役姑因卒業之後附塵一得之愚不免或失之主張太過重傷古述者心則僭妄之誅誠有俟於後之君子云

崇禎己卯十月旦

按戴山先生禮經考次有正集有分集起草於崇禎己卯夏後先生殉節其子灼伯繩抱其遺書手自編校秘不示